

住馬腿！其實北郊常住有少數農家，因此遇狗的機率相當大，尤其陽明山開發的多，狗也比一般山區多，諸腳應多加注意。在闖入未知山區時，不妨多帶枝打狗棒以防身之用！其實就本人經驗，狗通常會用鏈條綁著，此次連二次遇到狗，可說是很「衰」吧！這篇文章只是寫出來讓大家笑笑，放輕鬆一下，但是為了安全起見，各位爬山前不妨多打聽一下有沒有狗吧，以策安全！當然也不可能寫大結局，否則主編普力賜恐怕要吐血了，這種垃圾文章……下次有好玩的，再告訴你！拜拜。

尋訪桃源谷

短 燭

山谷清幽，
彌尋彌佳，
叩訪山林，
洗禮我心，
願這山中點滴，
美麗你我的生命……



晨曦初露，在一個暖陽瀟灑秋風的早晨，窗外三兩鳥兒啾啾，為這桃源谷之行鳴唱，揭開此次山行的序幕。到了台北車站後，已看到許多人

在那等候，收完了錢之後，我就與Y.Y.（我的一位高中同學）去買票，怎奈時間已來不及，眼看火車已將至，乾脆大伙先上火車，到了八堵時再補票了，豈知到了八堵後竟也沒補票，於是大伙就坐了一次台北至八堵的霸王車，哈哈，真好玩。經過最後八堵至大溪的車程，終於轉轉到了目的地的起點——大溪，準備就緒後，大家就一起動身前往桃源谷。走了約莫十分鐘的路程，到了登山口，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叩訪這充滿翠綠與悠然的山谷。

走在山中小徑上，陽光從葉隙間篩落下來，不再是那麼灼熱耀眼，而是多了幾許溫和與柔媚。觀覽附近山頭，雖不是驚巒奇峰，卻也頗富趣味。那朵朵白雲似若淘氣的小孩，一會兒變成許多動物的形狀，一會兒又忽隱忽現，像在捉迷藏般，真是有趣。原來從大自然的景象變化中還可反應到人與人之間的情懷。當我一面走一面欣賞那山海風景，一面回頭看看大伙是否跟上隊伍，Y.Y.一直告訴我，叫我走慢一些，心裏覺得一陣好笑，平時走路慢慢的我，竟然會被別人說走太快，難道是進入登山社就會走路越來越快嗎？

爬了一會之後，隊伍後面傳來了此起彼落的山歌，歌聲嘹亮響徹了整片山谷，我也不甘視弱的和Y.Y.以及前面的幾個人唱起歌來，就在這前後隊伍輪番歌唱之餘，再尋著牛便便的味道不斷前進，我們也離目的地越來越近。路途上有人問我還有多久才到，我說快了，再走一段路，又有

人問我，還有多久才到，我說快了，說了幾次快了之後，終於真的快到了，然而就在快到之前約莫五分鐘的路程，我看到了一小段蛇尾巴鑽入草中，哇，害我真的嚇了一大跳，一直到了目的地時，仍不能忘記那竄動的蛇影。最後終於到達了目的地，一抹青翠映入眼簾，伴隨著陽光的照耀，綠意中映帶著閃亮的小光點，這時不禁讓我想到「數大便是美」，千萬株小草，著著一襲綠衫，給予人們視覺上怡人的享受。大伙到了之後，便找一陰涼處歇腳，拿出自備的午餐，填補那空虛的胃，吃飽了之後，有的人在原地休息，有的人則繼續往前面的綠草地走去，當我們邊往前走時，我也回頭看了一下那一大片如茵的綠草地，真是不禁感嘆造物者是如何用那沾滿創意的筆，揮灑這滿山谷盎然的綠意，心中頓時一股舒暢之感油然而起，原本緊繃的心，逐漸放鬆，悠然……

大家就在一邊滑倒，一邊笑，一邊唱著歌中下山來至原先的起點，活動便也隨著大家的下山而結束，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個美好的回憶。我想我不會忘記這第一次當嚮導的經驗，雖然在帶路的途中，走錯一點點路（我爬到一塊石頭上，沒看到另一邊還有路），又看到蛇，還滑了好幾跤，但這些都是豐富我記憶的寶藏，我會將它永遠珍藏，永遠擁有。

奇菜怪譚



民國六十年，在奇菜的一場風雨浩劫中，五位清華大學登山社的同學就這樣一個個體力不支，先後倒在陡坡之下，就這麼無助的，失去了永遠無法挽回的生命……

「黑色的奇菜」，一個詭異神秘的山系，讓我產生莫名的衝動，竟不顧期中考的壓力，趁著連假上奇菜。也許是山難聽多了以致於神經敏感，還是X.X.X的因素，那夜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。

由於這次上奇菜的人很多，於是第二天下午，我們放棄原來陰溼的營地，沿著溪谷找到一處世外桃源，且杳無人跡。是夜，烤過營火後大伙們便入帳篷周公去了，只剩下Petty靠在帳篷邊露宿。半夜，不知怎麼地我就醒來了並且坐著，身上的睡袋也被打開滑落到腰際。這時，營帳的拉鍊被拉下，探出一顆人頭來，那人一副學生的模樣，戴著眼鏡，看到我就問說：「你們也是來爬奇菜山的嗎？」我說：「沒錯。」接著他笑了一笑說：「那祝你們順走。」話畢便縮回頭，把帳門拉上。突然間，我驚醒了，發現我整個人還躺在睡袋中，絲毫沒有坐起來的跡象，四周黑鴉鴉般的死寂，使我萬分恐懼，不敢看向帳門，生怕真有個人頭在那兒。但我真的好害怕，又怕把大家吵醒，加上寒氣不斷往身體內湧，這使我顫抖起來了，啊！黎明請你趕快來！不知是老天爺可憐我，還是運氣好，春芳竟然醒來了，一問之下，原來是因為我顫抖得太厲害了，把她給吵醒了。她為了怕我凍死（因為我的睡袋不能禦寒），便提議與我換床位，讓我睡中間，當時我毫不考慮地就答應了，其實她的床位比我的更冷（因為我的睡墊比較厚），但我還是願意換，因為我實在怕透那玩意兒了。下山後講給社內人聽，大家聽了只覺背後涼颼颼的。

其實這只是山中的一段奇遇罷了，大家可以把它當做茶餘飯後消遣之用。雖然此事看來有點令人毛骨悚然，但是只要做好萬全的準備，對於喜愛登山者而言，大自然的呼喚更勝過那些恐懼，就是被形容成冷酷無情，有陰森之感的奇菜山也不例外。事實上，當我走在奇菜山上時，發現她也有溫柔嫵媚的一面。

此故事由於當事者小弟餘悸猶存，不敢下筆，故由我四代筆。

關於烏來鄉的

泰雅族(下)



景仁

民國以來烏來鄉境的

泰雅族村落

在上一期我們介紹了有關烏來泰雅族之傳說與遷移，以及清代烏來之泰雅族部落。而這一期將繼續談到民國以來烏來鄉境內的泰雅族村落，時間上包括了日據時代及光復以後迄今。(清光緒二十一年，台灣割讓給日本)

鄉村設治沿革

清時，泰雅族已移居烏來鄉境。清光緒二十二年五月，日人設大料炭撫墾署，掌烏來鄉境泰雅族事宜。其後因統治區域遼闊，管制匪易，遂於翌年四月置屈尺出張所於撫墾署之下，謀制山區諸社。清光緒二十四年廢撫墾署，改隸台北縣景尾辦署，並沿北勢溪之冷水坑及境溝一帶，設隘勇線，並配置警察及隘勇，採武力彈壓政策，力圖入山征服制。清光緒二十七年，復廢辦墾署，改由深坑番界廳總務課辦理，而番地警備事物，亦由殖產局移歸警察本署辦理。宣統元年(一九〇九年)又廢深坑廳歸台北廳管轄，署林望眼及插天山兩地隘勇監督所，不久廢監督所，於民國九年置文山郡，隸屬台北州，轄有烏來、桶坪、洛仔、蚋哮、李茂岸等社。民國二十年又增設合

叻社，共七社，散布於南勢溪流域今龜山以南之山區裡。

臺灣光復後，廢文山郡，設烏來鄉歸台北縣。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一日，成立北峰警署，轄台北、宜蘭二縣，就近監督山地行政。民國四十年二月一日，廢北峰區署，於台北縣設山地室，專掌山地行政事務，後改由民政局管理。全鄉轄有忠治、烏來、信賢、福山等四村，共四十五鄰計七〇四戶，三一四三人，而泰雅族籍一四二九人，約佔總人口百分之四五。其中以忠治村(舊稱桶坪)、烏來鄉公所對岸的烏來聚落、信賢村(舊稱蚋哮)及福山村之屯鹿、李茂岸等社址為泰雅族較集中之村落。鄉公所於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設於烏來村(原烏來舊址)。

意即爐單，今名為「成功」，屬忠治村第五鄰，故亦名「五鄰」。據六十八年底忠治村戶口調查，共一四六戶，一〇九五八人，泰雅族籍七十一戶，三八六人，餘為漢族，漢族多住洪荒峽附近，泰雅族則住於桶坪與赫卡。

2、烏來村落

清時建有三社，即烏來、拉卡與加九寮。三社人原住烏來鄉南方扎亞孔社，於清朝中葉遷於烏來村境，一百餘年再向北遷於屈尺、乾溝、溪底之淺山一帶。日本據台次年入侵，原住屈尺、乾溝、溪底一帶之泰雅族，由波泰巴圖率眾避居於烏來村，除有烏來、拉卡、加九寮外，另建有希魯幹，共四小社。日兵佔烏來，擇烏來社址設「駐在所」，以「烏來」為所名。光復後，設鄉公所於此，亦取此名為鄉名。

部落遷移與村落形成

1、忠治村落

忠治，族人稱Kago，為樟腦寮之意；而漢人稱之為「桶坪」或「桶壁」，係指地形狀如「桶」，故名。今大桶山即在忠治上方，登山口也位於忠治。民國三十五年建鄉時獨立成村，改名「忠治」。最初遷來者為拉卡社人，初居現址北方約一六三五公尺地，其社名為西波安。同治年間，漢人拓殖新店、屈尺一帶，始稱「桶坪」。日據初，光緒三十三年二月，日警佔據桶坪，於今忠治公園現址，設置一駐在所，亦以此為名，光復後改稱忠治派出所。光復後民國四十三年，有五戶遷出，住於桶坪南方約一公里，成立一小聚落，族人稱Kaga，漢譯赫卡，

部，南勢溪之中游兩岸山腹，現有兩個聚落：一在溪左岸，稱拉號；一在溪右岸，稱蘭吼，信賢國小設於此，有一吊橋橫跨南勢溪以連接兩聚落。拉號為泰雅族所住，蘭吼為平地籍所居，此地居民皆自稱是清朝時代伐木工人之後裔。清初，泰雅族從復興鄉遷來，初居扎亞孔，後遷至信賢派出所東方一公里餘地的緩斜地上，建立拉號社。同治、光緒年間，因貿易關係，漢族才開始入山，採購山產。他們到拉號社時，發現一片山野盛產林木，利用南勢溪，把砍伐的巨木順河流下，在新店加工做成板木，故漢人稱拉號為枋山社，枋與板同義，這指盛產板木的部落。

清宣統二年年初，日人派兵佔領拉號，同年五月二十五日，查定台北廳泰雅族名稱時，以屈尺群之「Patau」為訥哮社而名。民國三十四年，劃定村行政區，初名蘭吼村，其後又改稱信賢村至今。據六十八年人口調查，信賢村共有七十三戶，三二四人，內泰雅族籍三十二戶，九十八人，皆住訥哮一處。

3、信賢村落

民國十年，因三井合名會社到烏來鄉境造林種樹，次年五月，乃從泰雅族手中奪取南勢溪附近原有領域，烏來諸社亦被迫移動，計拉卡遷居至駐在所東南二公里餘地，今孝義境；烏來與加九寮遷至駐在所對岸高地，另建新社。根據六十八年底的人口調查，本村共有三八一戶，二二七二人，由阿美族籍二戶九人，泰雅族籍九十戶五九六人，佔總人數百分之二十六，除小部份公教人員定居鄉公所一帶外，餘者住於日據時代成立之烏來部落。民國五十八年，台北縣政府為開發烏來觀光資源，開闢一條環山公路，途經社址，因此有公路直達烏來社。

清朝中葉，泰雅族始遷居烏來，在今福山村境建立塔拉南、扎亞孔兩社，是烏來鄉境最早建立的部落。其後因人口增加而向北移動，建立新社，進而佔據整個南勢溪流域。而留在福山村境者，經多次異動形成四個聚落，由北而南為：一、屯鹿。二、李茂岸，或曰林望眼。三、卡拉摩基。四、塔拉南。

日本據台後十年，日人防禦土著之隘勇線推進至南勢

4、福山村落

日本據台後十年，日人防禦土著之隘勇線推進至南勢

溪流域，於李茂岸置隘勇監督所，以監督泰雅族各社。但屢遭頑抗，費一年有餘，於民國元年才佔據李茂岸，設置一駐在所，亦名李茂岸。民國十年，日警藉三井合名會社在南勢溪造林徵收土地為由，迫令福山村諸社集體移住。經調整後的社址，因屯鹿遷居李茂岸，因而僅有三處，即李茂岸、卡拉摩基與塔拉南。民國二十年七月，高義蘭社(桃園縣境)之一部，移住李茂岸東方山區，因居兩溪相匯之處，故族人稱「哈吹」或曰下盆。隨後亦有塔卡散社人(桃園縣境)遷居哈吹，惟五年後，因環境不適，生活困苦，全數遷至今崙崙、松羅等地。民國三十一年，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，日警被徵調返國服役，各社被移至李茂岸台地附近，併稱李茂岸部落。至光復後民國三十五年，合併三社為一村，改稱茂林，後名「福山」。

民國四十三年，曾住於哈吹後遷居東壘社之塔卡散社人，為索求土地，再遷返哈吹居住，惟至民國五十二年，哈吹社在政府邊遠地區遷徙計畫政策下，他們又遷至屯鹿稍南，另建一社區，稱哈吹部落；因之在屯鹿稍南，亦稱為屯鹿。根據六十八年人口調查，計八十戶，三四九人，除平地籍二戶八人外，餘為泰雅族籍。

後記
本篇文章主要摘自廖守臣先生所著之泰雅族的文化——部落遷徙與拓展一書。目的無它，只是希望大家在登山活動之外，能對當地的人文歷史背景方面有所了藉，如此而已。

馬家群峰雜記(上)

卷一：緣起不減
小馬

初識馬博

在本部山社還窩在籃球場的那一段日子裏，某一個昏沈沈的午後，獨坐在社辦的鐵椅子上。大家都去上課了吧！我心中如是想，否則社辦怎會一個人也無？隨手翻閱一些剛寄來的信件，想看看有什麼新鮮的事物沒有？卻翻到一本中原山社寄來的社刊，就在信手翻閱的同時，咦？奇怪？怎有一篇文章叫什麼「馬博橫斷」的？基於同一姓「馬」的好奇心驅使下，加上無所事事，便開始看了起來。就在那時才知道，原來中央山脈有一顆赫赫有名的馬博拉斯山，而且，姓馬的還不止一座呢！同一路線上，更有馬西山、馬利加南山等，姓馬的山頭啊！霎時心中充滿了親切感及想一親芳澤的衝動，走趨馬博橫斷吧！我悄悄的為自己立下這個不大不小的願，而總算在八十二年的暑假和清孝、明勳、偉國、勝煌及繼翔這個小學弟等一起實現了。

卷二：群山的擁抱

遠征之途·這啊！

這支隊伍的出發可說是風風雨雨。面對社內辦南湖會師的壓力，而執意要去的老師們又勢在必行，只得當嚮導組長的我十分頭大。又因兼任高山族族長，高嚮導辦得有點東西出來，看看入山社二年多來，除了一些「名勝古蹟」外，中央山脈的深處，不知已有多久沒有人去探索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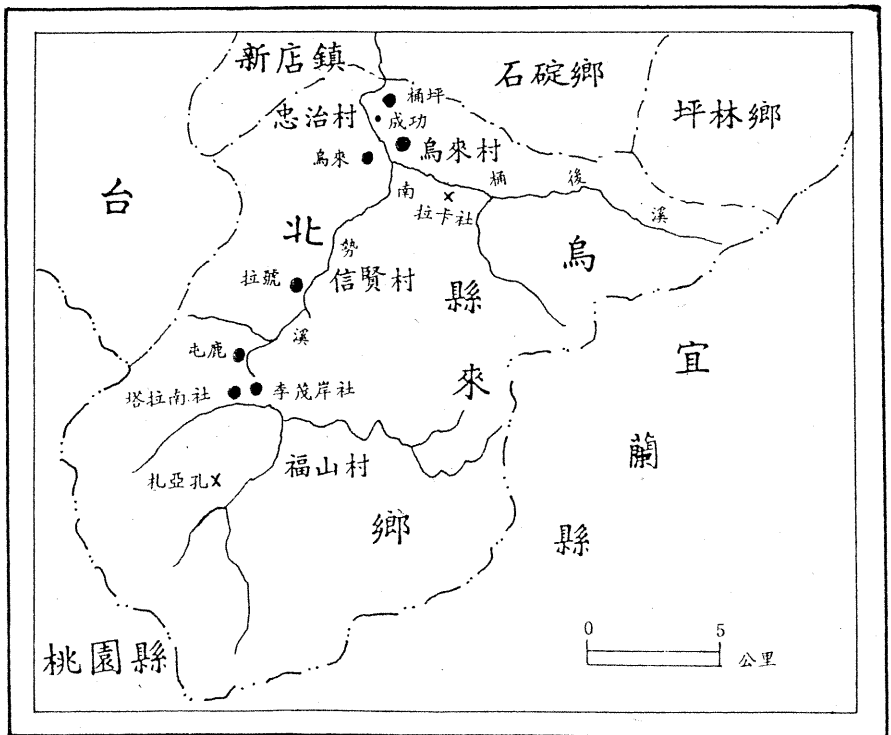
卷三：風雲變色

面對馬博

了……於是各方堅持已見的情況下，加上我個人的「私心」，決定了馬博之行，行前的訓練也如火如茶的展開了。因為此一橫斷是出了名的「長」，尤其郡大林道塌了之後，光是入到秀姑巒就要花上兩三天；第一天長八通關古道，就有不少人要走到翻臉！而後來下山的玉里古道早已柔腸寸斷。包車又貴，若是要踢出來，也得花一天，因此，體力上之要求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非常基本的。面對三大斷崖的驚險，因而安排了五察尖的負重。凡此種種，皆是為了上山時能有更充裕的體力與耐力，來應付各種突發狀況啊！

在水里嘗了月良地同學送來的冰棒，想不到身處異鄉仍能感受到社員的關懷之情，心中感激萬分。利用等車之巧遇台大的傅子煜與林學聖兩位學長。原來台大大要辦丹大七路會師，而他們是要走馬博線的，看來往後路上有強烈的競爭了——為山社面子囉！正滿懷激昂鬥志，想不到剛到東埔就遇到大雨，好險人仍在車上，快求司機讓我們穿上雨衣再下車，這場雨似乎在預告——小子，沒本事別來我這啊！於是一行人在滂沱大雨中慢慢走著，懷中抱著登山鞋，心中想：可別第一天鞋子就溼了啊！過不久，便到了今日夜宿的地點——彩虹飯店了！雨勢來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吃完晚餐後可感受到山上獨有的清新空氣，早點睡吧，明天可是一段長路哪！

片晴朗，卻不知是颯風來臨前的寧靜，亦或是颯風已經走了呢？背上沈甸甸的背包，咱們出發了。八通關古道並不寂寞，有不少健行的遊客，行至樂樂小屋卻發現成大的山友，原來他們為了今日少趕路而夜宿於此，想不到睡得太晚了，竟被我們追上了；過不久，台大林學聖學長也趕到，腳力之強可見一般，但也激發了我和勝煌的鬥志。想想，比別人早半小時出發，怎可落後於人呢？咬咬牙，快走吧！為了今晚能睡入通關山屋，三支隊伍競爭可強呢！就跟勝煌約好，每走一公里才停下休息。果然，逐漸超越台、成大之山友，而在中午抵達關高。吃午飯時，故意多休息三十分鐘，仍無山友趕上，頗有成就感；為保持領先優勢，我們便「拋棄」了其他隊友，繼續前進。突然後方傳來一陣成大的呼喚聲，說我們其他的隊員（清孝等）要我們等一下，卻也說不清楚有什麼事，我們懷疑是成大大故意「欺騙」我們，因此隨便敷衍兩句，便又往前走。豈知走沒多久，果然傳來了明顯的呼喚聲，原來是怕我們沒午餐吃啊！不由得笑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！其實每個愛爬山的人，不都是胸懷坦蕩嗎？畢竟看多了大山大川，胸襟也自然就開闊起來。走在前面的，仍是我與勝煌，感覺上體力已經有些不行了，不過算算行程，就快到了吧？我心中如此安慰自己。就在原本綠蔭夾道的古道，突然變成一望無際的草原坡時，我們看到了八通關山屋，天哪！她真是美麗啊！正當欣喜之餘，天空卻開始下雨，我們討論一下，決定



台北縣烏來鄉泰雅族聚落分佈圖

不穿雨衣，要跑到山屋內躲雨，想不到一進到山屋內，原本的毛毛雨驟變成滂沱大雨，真險啊！想想仍在路上的明勳他們，不知他們如何了？想去取點水，卻不知水在何方？找了好久，大概一個半小時，才看到遠方出現了其他隊友的身影，辛苦啊！但今日行程總算走完了。陸續，台大的山友也趕到了，一時間山屋內好不熱鬧。不過是我們先到的，山屋內的木板床，恰好全給我們睡氣……（待續）

心情感言

蘭 誥

擔任社長的職務已近中點了，這幾個月來感觸頗多的，雖然還沒卸任，但總是有許多話想說；也許就像在發洩心情沒什麼看頭，但我希望每個社員都能體會一下當社長的酸甜苦辣，下屆社長也有個參考做個心理準備。（也許每個社長所遇到的情況不同，但參考參考也是不錯的啦！）

也許很多人認為當了社長很威風，很神氣，而且這個社長一定很厲害哩！尤其是登山社的社長，應該要很強哩！其實就我的情況這些根本就和我差太多了，剛當社長時，有一點得意，真的好像很威風、很神氣，但是暑假那段時間就發現並不是如此的，雖然暑假要處理的事（社務）不多，可以說是沒有，但總覺得已經有壓力了，有很多事要自己主動去做，有很多事似乎已經要開始活動了，這時發現自己並不是那麼強，那麼厲害的，因為要考慮的，要計畫的東西太多了，而且最大的變數——人，人是很難控制的，就控制人方面就已經受了很大的挫敗，真的整個人由最高峰跌到谷底去了，怎麼就不像剛開始那般感覺威風、神氣了。甚至同學介紹我是山社社長時，都覺得無地自容，因為自己覺得我在這一個角色上的扮演並沒有做到自己所要的標準，雖然有時會告訴自己這個並不是自己的錯，但是還是滿傷心的，連帶的連自信心也喪失了。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了。

剛開學時，真的整個人是茫然失措，有點興奮，有點害怕，很矛盾的感覺。興奮的是可以正式上任了，害怕的是什麼都不清楚等會把整個社團運作弄亂了，自己的功課顧不了怎麼辦，社長的職責是什麼……等，害怕的事比興奮的事真是多了幾千幾萬倍的，就此整個人頓失目標、頓失衝勁，還好和小猴子、真益大兩位前任社長談了一下，就比較有目標了，聽了一些意見，雖然那些意見我不太記得了，但是對我而言那些談話，那些意見給了我滿大的鼓舞，讓我又有一股新生力量的感覺。新社長找前任社長聊聊是一件很有助益的事哩！

到目前為止，說實在的也沒做什麼事，也不知道放著讓每一組、每一個活動的主辦人自由地發揮，會有什麼副作用。有時（OOO）呆會抱怨一下社長好閒喔！但是我真的不太清楚要去做些什麼，有時想幫幫忙，有的人會說社長事情太多了不要麻煩你了，有時我真的很閒真的很想幫忙，就因為這樣的一句話，我不知該如何去做事了。有時以為自己已經顧慮到很多事了，可是總會遺漏，我也承認自己還滿混的，但是當我覺得該做什麼事時我一定會在期限到時做好，也許有時給自己的壓力太大了，而對別人提醒自己的該做什麼事感到生氣、懊惱。畢竟人非聖賢，不可能所有的事都想到都做到，若是那樣的話廿四小時待在社團裏也不夠用的。這些日子以來，功課、社團兩頭忙，感覺雖忙，但沒有什麼充實感、滿足感和成就

感，因為總覺得擔任了這個職務，真是高處不勝寒，也許因為你是社長而怕怕，或是不容易親近……真的有時無法和大家所做的事有一絲一毫的幫助，好像參與感不夠，也許這是個人問題吧！也許自己太敏感了，但是我想偶而讓社長幫幫活動的進行，這對社長而言也是一個精神上的支柱吧！

其實心中還有很多雜亂無章的東西想寫，但是沒有辦法讓它成形，也許留待下回有個頭緒再寫吧！我在想我也許不必這麼的悲觀，因為當一個領導者，必定會經過一番挫折，也必定會經過一段適應、過渡期，也不要無故加給自己一些不必要的壓力，快樂一點不是很好嗎？啊！要感謝前陣子低潮時給我鼓勵、支持的朋友們，真謝謝你們了，要不是大家在言語上、行動上支持我，你們的一點小小的舉動，我都看在眼里，真謝謝大家，否則也許吧！我會臨陣脫逃呢！

我想寫這些並不是要把自己捧得高高的，讓大家同情原來當社長是這麼可憐，這麼辛苦的，只是讓大家感受一下，想像一下，如果你是社長會不會有這樣子的感覺，該如何去面对這樣的事情、狀況，又如何去解決，也許多想想對社團、對自己都有很大的幫助。

但不好強的人。可是還是想為自己的不服輸找個理由。你一定有個自己信譽去完心中一定有個自己信譽去完成，但似乎這一路走來卻連邊都摸不到的夢想吧！我也有，從小到現在夢想一直在變，有時是太空人有時是舞蹈家，但是沒變的是一直往科學的方面在走。說受爸爸的影響，有一點吧！說受老師的影響，也有一點吧！總之，大自然是很神奇的，有太多太多的未知，就像在海邊撿貝殼的小孩，有他的喜悅。高二時堅決要唸自然組，不為什麼，只為了自己的夢，也為了證明自己並不是這麼容易就被打敗的。也許這樣就讓人覺得這人太不服輸了。這有什麼不好嗎？有時喜歡和男孩子爭，也不是為了使女權主義抬頭，只是想證明自己的實力，也是想磨練自己，只為了使自己更能接受失敗的打擊，為何如此說呢？因為太多的成功會使自己得意忘形呀！

也許有時不服輸的個性，只是因為不敢面對現實吧！總是要把自己弄倒了，弄傷了，才會覺悟，你說笨嗎？不！只是他不敢放棄罷了。

但是太過於不服輸似乎是不太好的事，這樣會讓人覺得你好像每件事都要跟人家爭，會讓人覺得你不易親近，自視太高，瞧不起人的樣子。大家易疏遠你，也不知道你心中想些什麼，也許會用你對待人的那種方式來對待你，而你一點也不知道。若你是女孩子，人家會認為你太沒女人味，什麼都要最好最強，大家都會敬而遠之。若你是男孩子，人家會你目中無人。還有些什麼呢？我想大家多想想一定能舉出更多的例子的。

總之，我覺得不服輸的個性並不是都不好的，有了這樣的個性，做起事來必定更有勁，更有企圖心，有競爭的對象。當然，說這些並沒有多大的用處，最重要的還是看你怎麼去想、去做。

台北蹺班族

林斯妥也夫斯基

「鈴——鈴——鈴——」
 嘖！吵死了，二話不說，掀開原本把自己裹得像個大粽子的破棉被，探出頭來，一巴掌就往那紅邊白面的鬧鐘頭頂拍去，「啪」的一聲，乾淨俐落的解決了那惱人的催眠聲。呼！鬆了一口氣，捲起棉被，抱起枕頭，調整一下睡姿，嗯！再度夢周公去也。沒想到過沒多久，樓下傳來王媽的大嗓門：「振鵬啊——振鵬啊——」都早上八點了，還賴在房間幹嘛？你不是要去上班嗎？再不下來吃飯，我可要拿掃把把你掃下來啦！天哪！我怎麼忘了，今天是禮拜一，要上班耶，再不去肯定被陳科長刮得連腦袋都找不到。一想及此，趕忙從床上躍而起，匆匆到衣櫃裡翻出那套掛著的淺灰西裝，找出那件已略有網紋的白色絲質襯衫，拉出那條像蛇一樣纏在衣架上的大紅領帶，繫上丟在地上的 Dirty Boy 腰帶，再趕忙把昨天穿著去和小芬看電影，而現在正躺在我書桌腳下的襪子拿起來套上，拿起公事包，套上皮鞋，趕忙

有人說過我是個好強的女孩子，但是，我從未如此想過；也有人說我從不服輸，但我亦從未如此想過。最近遇到了一些事，終於有點認清自己了，也必須承認自己是不服輸

但不好強的人。可是還是想為自己的不服輸找個理由。你一定有個自己信譽去完心中一定有個自己信譽去完成，但似乎這一路走來卻連邊都摸不到的夢想吧！我也有，從小到現在夢想一直在變，有時是太空人有時是舞蹈家，但是沒變的是一直往科學的方面在走。說受爸爸的影響，有一點吧！說受老師的影響，也有一點吧！總之，大自然是很神奇的，有太多太多的未知，就像在海邊撿貝殼的小孩，有他的喜悅。高二時堅決要唸自然組，不為什麼，只為了自己的夢，也為了證明自己並不是這麼容易就被打敗的。也許這樣就讓人覺得這人太不服輸了。這有什麼不好嗎？有時喜歡和男孩子爭，也不是為了使女權主義抬頭，只是想證明自己的實力，也是想磨練自己，只為了使自己更能接受失敗的打擊，為何如此說呢？因為太多的成功會使自己得意忘形呀！

但是太過於不服輸似乎是不太好的事，這樣會讓人覺得你好像每件事都要跟人家爭，會讓人覺得你不易親近，自視太高，瞧不起人的樣子。大家易疏遠你，也不知道你心中想些什麼，也許會用你對待人的那種方式來對待你，而你一點也不知道。若你是女孩子，人家會認為你太沒女人味，什麼都要最好最強，大家都會敬而遠之。若你是男孩子，人家會你目中無人。還有些什麼呢？我想大家多想想一定能舉出更多的例子的。

總之，我覺得不服輸的個性並不是都不好的，有了這樣的個性，做起事來必定更有勁，更有企圖心，有競爭的對象。當然，說這些並沒有多大的用處，最重要的還是看你怎麼去想、去做。